

洞见

在白居易和苏轼的生命中,始终存有对世俗观念的批判,也从未停止对于世界与“我”共同“真性”的追寻

在“俗伪”中淘洗出物之真

□李溪

《红楼梦》中宝玉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说辞:“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旁人的眼中,这是出自宝玉一种顽劣的“癖性”,然纵观八十回,观其所爱者,却并非只是女儿,而那些被他视为“浊物”的,也不是只有男子。一心想着功名的禄蠹,迂腐的道学家,还有以世俗杀人的婆娘,在他心里,他们的世界是污秽的、庸俗的、丑陋的,甚至宝钗、湘云也因为说了些“混账话”而被他鄙夷过。



“清”在书中看似出自女儿天性,其背后却是文人对于世俗逻辑中的“浊念”长久且艰辛的濯雪。中国哲人很早就领悟到,纾解一个文明世界中“清”与“浊”的矛盾,乃是人世中最根本的课题。“浊物”与“浊世”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存有面貌,而在人的行动和思想上,又被指称为“俗”或者“伪”。这三者并不等同于西方伦理学上的“恶”,或者美学上的“丑”,或者逻辑中的“谬误”和判断中的“假”,但在中国哲人的眼中,它们比道德上的恶更可恶,比形体上的丑更丑陋,比知识上的谬误更难以更正。

朱光潜先生曾在《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一文中说:“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苦,一种是庸人,一种是伪君子。”庸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又说:“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这看似平常的说法,却隐含着很深的哲学洞见。

“俗”和“伪”这种丧失“本真性”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出自人的社会性所生出的逻辑,任何一个在世间生活的人,都难以避免与这一逻辑照面。苏轼曾写过:“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在他眼中,这种“俗病”是世间最难以治疗的一种痼疾。文人弹琴、品茶的时候,甚至说“不许俗人闻此音”“不可与俗人论也”。这很容易让人误解文人的生活高高在上,并不亲近于普通人。其实,这里的“俗”既不是社会群体中的基层民众,也不是文学中民间流行的文体,更不是艺术史中所说的“雅俗”的趣味,它指的是一种“不思”的存在方式,是对现有规则和现象的盲目遵循和模仿,而不能以一个本真的“自我”作为思考和判断的主体去面对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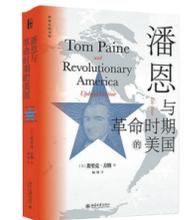
当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都无法彻底改变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中人和思想的这种“被规训”的存在方式,这是“被规训”的个体去面对世界。然而,在白居易和苏轼的生命中,始终存有对世俗观念的批判,也从未停止对于世界与“我”共同“真性”的追寻。

因此,本书特别要以“用物”作为中心去探索文人之物的问题。在一个用具之中所显现的“真”,才会以鲜明的地证实,并非因人偏爱自然,或者喜爱自然的事物,而是当他们持续不懈地以“清”的目光去看待周遭世界时,这些事物天然的“真性”才会被洗练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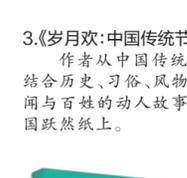
当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都无法彻底改变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中人和思想的这种“被规训”的存在方式,这是“被规训”的个体去面对世界。然而,在白居易和苏轼的生命中,始终存有对世俗观念的批判,也从未停止对于世界与“我”共同“真性”的追寻。

出版书单

1.《神话哲学之历史批判论》(谢林) 谢林以“人类原初意识的发展”为线索,通过分析并讨论这个原初意识在全部古代神话里的表现及其同异之处,尤其是其中的承继关系和演进过程,一方面揭示出人类意识的永恒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呈现出一个将所有古代文明囊括进来的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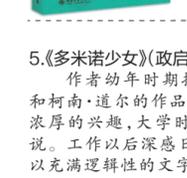
2.《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埃里克·方纳) 作者试图从潘恩的生平际遇和多本著作出发,将潘恩的思想话语与为美国独立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对美国革命时期政治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行深入探析,推动学界对于潘恩形象及其时代的重新认识。



3.《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黄元琪) 作者从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与发展说起,结合历史、习俗、风物、舞乐、节庆美食、游历见闻与百姓的动人故事等多维度,让节日里的中国跃然纸上。



4.《大杜鹃:大自然里的骗子》(尼克·戴维斯) 作为一部适合于大众的博物学经典,它不仅提供了对巢寄生鸟类之秘密生活的新洞见,还揭示了欺骗行为在自然界演化的奥秘。



5.《多米诺少女》(政启若) 作者幼年时期接触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柯南·道尔的作品,对本格推理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期也曾尝试撰写推理小说。工作以后深感日常之无趣,遂再度提笔,以充满逻辑性的文字作微弱反抗。

从新闻写作到诗歌创作,从AI作曲到AI作画,AI-generated content (AI生产内容)在科技行业的赛道中竞速驰骋——

AI已经能“理解”人类的情感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阿文用 Disco Diffusion 输入“星空下的向日葵花海”生成的图像

从 Disco Diffusion 到 DALL·E,阿文的心灵地震了两次。

2015年,25岁的数据分析师阿文进入了视觉设计行业。在此之后,他使用过可以进行风格迁移的辅助工具,让待处理的图片变换各种风格。而通过输入几个指令就能够绘出一幅画——这种事情他以前想也不敢想。

直到AI作画工具陆续诞生,一次又一次的尝鲜不断颠覆这名设计师的认知。



阿文使用 Stable Diffusion 模仿川瀨巴水作品

AI作画撼动画手和设计师职业?

今年4月,深夜十二点,阿文躺在床上刷着微博。当他看见一个艺术家朋友晒出一幅自称AI直接生成的画——一张赛博朋克风格的概念场景图,他瞬间弹跳了起来。一半是震惊,另一半是怀疑,他立马上网找了朋友所说的工具——Disco Diffusion。当晚研究了教程后,阿文用 Disco Diffusion 画了一幅向日葵,而这一切只需要在 Disco Diffusion 输入一句话:星空下的向日葵花海。

业数年,本该产生职业危机感的阿文,却是乐观的那一派:“乍一看它的效率非常高,但其真正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出彩,这是我最大的使用感受。”他觉得,AI作画工具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让它完全替代画家还为时尚早,然而只把它当做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简单图形的效率工具,又有点浪费。

至于AI作画能不能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亩三分地,“至少我的同行、公司的决策者,都处于观望中。”阿文说。

Soulframe是一名独立游戏制作人。他认为,现阶段AI作画对美术需求方的意义可能更大。也就是说,AI能帮助甲方成为更好的决策者。在他看来,根据需求方的 prompts (提示词)生成的图像,总是比一堆描述性的文字来得更加直观,甚至还可以唤醒“保守”决策者的想象力。

据量子位智库关于AI-generated content (AI生产内容,以下简称AIGC)的产业报告,总体而言,AIGC目前对内容消费领域的整体影响相对有限。但随着技术的商业应用逐渐深入,AI作画将对内容行业的人才结构产生影响。由于前期渲染、整体调色等基本技能将交由AI完成,设计师的工作重点将会向提出 prompts 转移——即如何将艺术设想清晰地描述给AI,并提升自身的创意、审美、讲故事及搜索能力。

“我觉得未来是很有可能出现 prompts 师的。”阿文参加过很多AI作画工具的内测。在群组中,他总能看到有一些特别擅长写 prompts 的人,能够调试出最为精彩的画作。

阿文笑道,从第一个火出圈的AI作画工具诞生开始,出于好奇心与职业需求,阿文一直追踪相关领域的动态,甚至加入了不少AI工具的内测群,一路见证着AI作画的成长。直到Stable Diffusion 出场,AI作画已经能够高度模仿艺术家的风格。AI作画潮流如一夜春风,唤醒文化产业中许多沉睡的人,迅速引发关注。社交网络众声喧哗,有诸多担忧AI侵犯版权、践踏创造力、取代画师的声音,也有对AI抱有期待的乐观主义者。

AI作画真的在撼动画手和设计师的职业吗?沉浸式设计

一幅AI画作拍出43万美元的高价

随着AIGC日渐成熟,AI将成为内容工厂的赛博流水线工人吗?文化创意从业者的双手与思想将得到解放吗?

当DALL·E出场时,阿文试图用它探索解决“难缠甲方”的经典问题:能不能让大象转身。DALL·E很轻松地画出两张分别展示同一只大象的背部与正面的图片。因此,不少人戏称它是“甲方终结者”。

画师、设计师苦于甲方变幻不定的要求是创意行业心照不宣的难题。沉浸体验市面已有的AI作画工具之后,阿文觉得所谓“甲方终结者”目前还只是“吐槽”式的段子。“放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调整的细节还是得自己动手才更高效。”

在阿文看来,只有当AI能够摆脱对他人的模仿,能够更好地处理细节问题时,才是一位真正完美的设计助手,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双手。“当然,那个时候或许它也能够取代我。”只是比起自己动手设计、创作获得的快乐,使用AI创作作品的成就感要少得多。

“有的时候我感觉它像是活生生的人,像一个任劳任怨的乙方。”阿文说。8月,他发布的模仿川瀨巴水风格的AI画作引发网友热烈关注,他把Stable Diffusion 署名为设计师,把自己署名为设计助理。

有的网友形容让AI作画就像在“施魔法”,念的“咒语”越多,AI才能够更加理解使用者的意图。“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就是提升AI作画的可控生成,也就是说,怎样做才能使作品更加贴合使用者的指令。”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AI生成视频工具CogVideo作者丁铭说。

面对具有高度模仿能力的AI,艺术家如何自处?艺术家邱志杰曾将GAN (AI生成图像三大模型之一)定义为2019年艺术界最火的新锐艺术家。法国艺术组织Obvious运用GAN创造了11幅AI作品,其中一幅作品曾出现在2018年10月佳士得拍卖会上,并以43万美元的高价被拍走,一时引发轰动。今年9月,用AI绘图工具Midjourney生成的《太空歌剧》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博览会艺术比赛上获得数字类别头奖,争议不断。邱志杰认为,AI的发展,可能会倒逼艺术家的“进化”。

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GWT,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结合为一个系统,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AI画作的价值,又关系到对艺术价值、功能等方面的界定。邱志杰表示,艺术的价值不单是美学的,也是社会的,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至于AI能不能开创艺术史乃至人类的新篇章,则需要交由时间和科技验证。

“其实AI现在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丁铭说。通过映射,当操作者输入“一个快乐的人”,AI能够将其“快乐”与“笑容”对应起来,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只是在实际应用中,AI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

“至于AI能不能有意识,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但大多还只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GWT,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结合为一个系统,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人总是希望AI能够“成为人”。在科幻影片《银翼杀手》中,人造人Roy在死亡将至时,饱含诗意与感情,吟诵道:我无所畏惧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旁起起落落,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消失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其实AI现在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丁铭说。通过映射,当操作者输入“一个快乐的人”,AI能够将其“快乐”与“笑容”对应起来,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只是在实际应用中,AI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

“至于AI能不能有意识,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但大多还只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GWT,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结合为一个系统,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人总是希望AI能够“成为人”。在科幻影片《银翼杀手》中,人造人Roy在死亡将至时,饱含诗意与感情,吟诵道:我无所畏惧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旁起起落落,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消失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其实AI现在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丁铭说。通过映射,当操作者输入“一个快乐的人”,AI能够将其“快乐”与“笑容”对应起来,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只是在实际应用中,AI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

“至于AI能不能有意识,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但大多还只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GWT,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结合为一个系统,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AI画作的价值,又关系到对艺术价值、功能等方面的界定。邱志杰表示,艺术的价值不单是美学的,也是社会的,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至于AI能不能开创艺术史乃至人类的新篇章,则需要交由时间和科技验证。

“其实AI现在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丁铭说。通过映射,当操作者输入“一个快乐的人”,AI能够将其“快乐”与“笑容”对应起来,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只是在实际应用中,AI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

“至于AI能不能有意识,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但大多还只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GWT,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结合为一个系统,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AI画作的价值,又关系到对艺术价值、功能等方面的界定。邱志杰表示,艺术的价值不单是美学的,也是社会的,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至于AI能不能开创艺术史乃至人类的新篇章,则需要交由时间和科技验证。

“其实AI现在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丁铭说。通过映射,当操作者输入“一个快乐的人”,AI能够将其“快乐”与“笑容”对应起来,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只是在实际应用中,AI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

“至于AI能不能有意识,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但大多还只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GWT,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结合为一个系统,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AI画作的价值,又关系到对艺术价值、功能等方面的界定。邱志杰表示,艺术的价值不单是美学的,也是社会的,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至于AI能不能开创艺术史乃至人类的新篇章,则需要交由时间和科技验证。

人总是希望AI能够“成为人”。在科幻影片《银翼杀手》中,人造人Roy在死亡将至时,饱含诗意与感情,吟诵道:我无所畏惧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旁起起落落,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消失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其实AI现在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丁铭说。通过映射,当操作者输入“一个快乐的人”,AI能够将其“快乐”与“笑容”对应起来,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只是在实际应用中,AI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

“至于AI能不能有意识,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但大多还只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GWT,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结合为一个系统,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粤派批评

以近乎“零度叙事”的姿态,搁置了道德判断,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

在小说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林塔源



年的王证恒无疑是最为年轻的一位。王证恒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曾做过记者、教师、地盘工人,也因此,其小说集《南归》处处可以看到这些职业的影子。王证恒称自己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代作者”,但其冷峻文风和细腻内敛的笔触,却延续了二十世纪鲁迅、陈映真一脉的现实主义传统——《南归》原题为“新界西故事”,后改此名,隐含着向陈映真《夜行货车》致敬之意,学者王德威将之归入“左翼抒情”。

在这部香港故事集中,王证恒以香港新界西部的屯门为主要背景,细致勾勒出香港底层社会的生活风貌。小说集中多数篇目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遍布于不同故事中碎片化的“我”,试图拼凑一个统一、稳定的(底层)视角——除却写中学教员和周刊编辑等白领阶层的两篇(《时光

凝滞》与《鼻敏感》),多数故事聚焦底层小人物:如泥水工、按摩女郎、码头工、跨境货车司机、失学的古惑仔……这些人总是出现在特定的场合,小说叙事空间也由此切割为不同场景(屯门、大河、铁路、屋苑、校舍等)。

王证恒的小说语言洗练、简洁有力,他笔下的“新界西故事”不以跌宕情节为噱头,人物关系较为简单,且多以动物、人身体的残缺(伤残)为喻象。如集子首篇的《沉默的淤伤》写到的泥水工,整日顶着烈日,干着最粗重的活,只有在与骨女(按摩女郎)相处中才能感受到母亲般的柔情。可这般的柔情注定消散,故事结尾,骨女称要返回乡下结婚,黯然离开;又如《狗哥》一篇,叛逆的少女厌倦学校生活,时常让老差骨假借自己父亲向学校请假。两人相伴在河边喂食流浪狗,他们都钟情于一条叫“黑柴”的狗,只因它“又黑

又瘦仍能在狗群中生存,证明它有智慧”……类似的“二人组合”也见诸其他故事,王证恒通过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巧妙地将人物性格、心理及职业所依靠的社会结构和时代背景一一呈现。人物、社会与小说,构成三位一体,小说因此生出鲜明的“社会学”属性。

在这些故事中,最能体现王证恒叙事腔调和风格的,当属《南归货车》一篇。这篇短篇小说通过货车司机辉最后一次出车的经历,将辉的人生故事以“蒙太奇”的方式钩沉出来。货车于深夜行走,不远处的深圳灯光璀璨,车上播着邓丽君的歌,潮湿的海风拂着车窗。辉坐在驾驶室,不时忆起往事:九十年代,德哥领着踏上了跨境货车司机的职业道路。在东莞小香江酒吧,他们纵情饮酒寻乐,辉也因此结识了在工业区一家便

利店兼职的打工妹。结婚后,辉在深圳买房子,有了一段幸福温馨的时光……在走完最后一趟跨境之旅后,辉打算将货车转手去做出租车司机。

这篇短篇小说篇幅不长,但在紧凑的时空(以往返深港为叙事时间的界限)中,留白、闪现、记忆与情绪,达到了极好的平衡,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作者没有对人物形象做大肆渲染,但不论是风光一时、有情有义的德哥,还是主人公辉,抑或远嫁香港的打工女,无不烙印上深刻的时代痕迹,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以近乎“零度叙事”的姿态,搁置了道德判断,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南归”的背后,是人向命运垂手的无奈。而人物和命运相濡以沫,人与城市(香港)须臾不离的关系,正是《南归货车》这部21世纪“新界西故事集”的书写重心。

在由老一輩的西西、也斯,“中间代”的黄碧云、董启章、马家辉及新一代的李维怡、黄国伟、谢柏齐、王证恒等作家组成的香港小说阵容中,生于1991